

致父亲

徘徊在以爱之名的
黑色迷雾中

丛书主编 刘志权



世界经典中篇坊

WORLD CLASSIC

传承文学传统
再塑文学精神

Kafka

[奥] 卡夫卡 等 著
邵志云 等 译

致父亲

徘徊在以爱之名的
黑色迷雾中

〔奥〕卡夫卡等 著
郜志云等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父亲 / (奥)卡夫卡(Kafka,F.)等著;郜志云
等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1

(世界经典中篇小说坊)

ISBN 978-7-5399-6763-9

I. ①致… II. ①卡…②郜…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1337 号

书 名	致父亲
著 者	[奥]卡夫卡 等
译 者	郜志云 等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763-9
定 价	29.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001 致父亲
[奥] 卡夫卡 著 郜志云 译
- 047 高原的寡妇
[法] 司各特 著 季珊珊 译
- 123 公主
[英] 劳伦斯 著 宋艳娇 译
- 175 拉帕齐尼医生的女儿
[英] 霍桑 著 陈钦 译
- 207 卡伦：一段回忆
[英] 康拉德 著 毕文清 译

致 父 亲

[奥] 卡夫卡 著 郜志云 译

最亲爱的父亲：

最近您问起我，我为什么畏惧您。同往常一样，我不知如何回答，一来是我确实畏惧您，二来是要阐明这种畏惧的根源涉及到太多的细节，我一时也无法说得清楚。现在我试图以书面的形式回答您的问题，它仍然是很不完整的。因为即使是写信的时候，对您及后果的畏惧也在妨碍着我畅所欲言，何况材料浩繁，远远超出了我的心力。

对您来说，事情总简单不过，至少在我面前，以及您不分场合在其他许多人面前谈论时是这样认为的。在您看来，事情多少是这样的：您一生含辛茹苦，为了孩子尤其是我牺牲了一切，因此我才过上“奢侈放纵”的生活，有充分的自由去学任何我想学的东西，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什么都不必操心。您并不要求我们为此报答，您知道“子女的报答”是怎么回事，但要求我们至少态度亲近点，有一点同情心。而我却总是躲着您，躲进我的房间里，埋首书本，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沉溺在偏激的思想中；我从来没有和您坦率地交谈过，没有陪您去过教堂，在弗兰岑斯巴德浴场从未探望过您，也从未表现出什么家庭观念和感情，我对您的业务等等都漠不关心，把工厂的担子推给您，然后一走了之。我

支持过奥特拉^①的固执任性，对您从未做过什么（甚至从未送您一张戏票），而对朋友则关怀备至，什么都做的。如果您总结一下对我的评价，就可以看出，虽然您没有指责我品行不端或心术不正（也许我最近的婚礼计划是个例外），但免不了认为我冷酷古怪、忘恩负义。您这般指责我，好像全都是我的过错，好像我只要稍转方向就可以使一切完全改观，而您对此没有丝毫过错，要有也是错在对我太好了。

您的老生常谈，我认为只在一点上是准确的，那就是，我也认为对于我们之间的疏远隔阂，您没有过错。不过我同样是完全无辜的。如果我能让您承认这点，那么——创造新的生活不太现实，因为我们已经太老了——建立一种宁静和平的生活，纵不能停止也能缓和您喋喋不休的指责，却是完全有可能的。

奇怪的是，您多少能预感到我想要说什么。比如，不久前您对我说：“我一直是喜欢你的，即使表面上我对你的态度不像其他父亲通常做的那样。我的不同，是因为我不会像人家那样装腔作势。”啊，父亲，一般说来，我从未怀疑过您对我的善意，可是我认为您这个说法不对。您不会装腔作势没错，但仅凭这个理由就断言其他父亲装腔作势，这要么是强词夺理，要么就是——依我看确实是——意味着我们之间有些不正常了，而且您是起因的一方，不过您没有过错。如果您真这样认为，那我们的看法便一致了。

我当然不是说，我仅仅是因为受了您的影响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样说太夸张了（我甚至倾向于这样夸大其辞）。因为即使我的成长完全没有您的影响，也很可能变不成您心目中的那种人。我八成还会羸弱胆小、犹豫不决、惴惴不安，既不像罗

① 卡夫卡最小的妹妹。

伯特·卡夫卡^①，也不像卡尔·赫尔曼^②，但会不同于现在的我，我们可能会相处得非常好。如果有您这样的人作为朋友、上司、叔父、祖父，甚至(我可能会更加犹豫)岳父，我都会感到高兴的。但是作为父亲，您对我而言太强大了，特别是由于我的兄弟们夭折，妹妹们年龄又太小，我一人便首当其冲，而我又太虚弱而不堪大任。

不妨将我们俩比较一下，简单地说，我是一个有着某种卡夫卡气质的洛维^③，推动我的不是卡夫卡家族的生命力、事业心、进取心，而是洛维家族的刺激，它比较神秘羞怯，从另一个方向施加着随时戛然而止的影响。而您却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果断、通晓人情世故，又有某种慷慨豪爽的气度。当然您也带有与这些优点共生的所有缺点和弱点，这是您的秉性，有时是您脾气急躁所致。就您的世界观而言，您也许并不完全是卡夫卡，把您跟菲利浦叔叔、路德维希叔叔、亨利希叔叔^④相比就能看出来。我对此颇为纳闷不解。他们可都比您快活、开朗、更无拘无束、逍遥自在，没有您那么严厉(顺便说一下，我继承并悉心保管了您许多这方面的遗传，不过我天性中缺乏您所具有的必要的平衡)。不过话说回来，您的性格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您的孩子们，尤其是我，还没有让您伤心失望的时候，您也许是比较快乐的(一来外人，您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也许您现在又变得快乐了，因为您的孙子和女婿又把您的孩子们(也许瓦莉除外)所不能给予的那种温暖给了您。无论如何，我们的气质是

① 卡夫卡的堂兄弟。

② 卡夫卡的妹妹艾莉的丈夫。

③ 卡夫卡母亲家的姓。

④ 这三人均是卡夫卡父亲的兄弟。

那样的迥然不同，以致倘若有人要预测，我这个成长迟缓的孩子跟您这个成熟男性将来何以相处，他会认定您会将我一脚踩到地底，不让我出头。这种情况倒没有发生，世事难料。不过也许现实更糟。在这里我恳请您相信，我认为您毫无过错。您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得已的，只是希望您不要误以为我没法接受您的影响是心怀恶意。

我曾是个腼腆的孩子，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很宠我，可是我不相信自己那么难以驾驭。我不相信，一句亲切的寒暄，一次简单的握手，一个善意的眼神，无法在我身上得到回应。您其实是个仁慈且心软的人（下面的话并不能否认这一点，那里我谈到的只是您对孩子施加影响的形象），但并非每个孩子都有韧性和毅力去探索您内心的那份慈爱。您天性只会使用武力、咆哮和暴怒来对待每一个孩子，也觉得这种方法很适用于我，因为您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坚强勇敢的孩子。

您在最初几年里使用的教育方法，如今我当然无从直接加以描述，但从后来几年的情形以及您对待菲利克斯^①的态度上，我多多少少可以想象得出。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到，当时您比现在年轻，因此更为精力旺盛、更暴躁，也更无所顾忌。此外您当时整天忙着生意，一天难得见您一面，因此您给我的印象也就更加深刻并难以磨灭。

最初的几年中，只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您可能也还记得。有一天夜里我闹着要喝水，当然并非是真的因为口渴，多半是为了怄气，部分为了解闷。而您在几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后，直接将我从被子里拽出来，挟到阳台上，并且关了房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在那儿站了很久。我不想说这样做不对，也许当时要保持

① 卡夫卡的外甥，即卡夫卡的妹妹艾莉的儿子。

夜间安静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不过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您的教育方法以及对我的影响罢了。自那以后，我也就乖乖听话了，可是它给我的心灵造成了创伤。要水喝这个微不足道、理所当然的举动，却导致被挟到阳台，饱受惊吓，我天性如此，根本无法将这两件事扯到一起。许多年后我还会惊恐地想起这个画面：那个身影巨大的人，我的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威，半夜三更将我从被子里拉出来，赶到阳台上，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这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这种无足轻重的自卑感却经常笼罩着我（从另一角度看也不失为一种高尚和有益的情感），这都来自于您的影响。其实，我多少需要点鼓励、得到点温暖，有些走自己路的自由，相反地，您出于好意，拦住了我的去路，要我走另外一条路。可是，那条路我走不了。譬如，当敬礼敬得好，步伐走得标准时，您就鼓励我，但我并不是未来的士兵。抑或我饭量大，甚至能边吃饭边喝啤酒，或者我会唱起并不理解的歌，模仿您的腔调说您的口头禅时，您也会鼓励我，但这一切都与我的未来毫无关系。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是今天，也只有当您自己受到连累，当问题涉及到您的自尊心受损（例如由于我想结婚）或者因我而受到伤害（例如佩帕^①辱骂我）的时候，您才会鼓励我，提醒我记住自己的身份，说我完全有资格挑选门当户对的配偶，并把佩帕批得一无是处。且不论以我现在的年龄鼓励已起不了什么作用，并非着眼于我的鼓励，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

想当初我是何等需要鼓励，而且处处需要鼓励。但当时仅是您的体魄就已经压倒了我。譬如，我记得我们时常一起在更衣室脱衣服的情景。我瘦削、柔弱、羸小，而您强壮、高大、宽

① 卡夫卡的一个亲戚。

阔。在更衣室里，我自惭形秽，不仅是在您面前，也是在全世界面前，因为您是我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是当我们从更衣室出来，走到人们面前，我拉着您的手，作为一副小小的骨架，弱不禁风，光着脚站在木板上，心里怕水，又没有能力模仿您的游泳动作。您出于好意，殊不知我却羞愧难当，绝望之极，那时我在所有方面的不快的体验一起涌现成了交响乐。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您已脱好了衣服，我单独一人在更衣室里，尽可能拖延当众出丑的时间，直到最后您亲自来查看并将我赶出更衣室。我为您似乎没有觉察到我的困境而感激您，并且也为我父亲的品格感到骄傲。顺便说一下，直到今天，我们之间还存在着类似的差别。

与此相应，您在精神上也是绝对权威。您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奋斗到这么高的地位，因此您无比自信，笃信自己的见解正确。我小时候对这点还不大能体会，直到我长大成人后才了然于胸。您坐在您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您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都是癫狂的、偏执的、不正常的。您是那么的自以为是，以至于即使您言行不一，也永远是正确的。还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对一件事情根本就没有看法，所以就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所有可能存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譬如，您可以骂捷克人，接着骂德国人、犹太人，您不仅有重点地骂，而且一股脑儿什么都骂，到最后除了您以外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神秘特性：他们的权力不是基于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本人。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令人诧异的是，实际上您在我面前常常显得是有理的，在谈话当中很是自然，因为我们之间几乎无话可谈，可在实际行动中也是如此。但这也并不难理解。我所有的思想都处于您沉重的压力之下，那些与您不一致的想法同样如此，而且尤其突出。

一切看来与您无关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要忍受您的针砭；想要忍受这种负担，直到将想法完整地付诸实施，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说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想法，而是童年时代一些小的举动。只要我对随便一件什么事感到高兴，心里想着它，兴冲冲地回到家，把这事说出来，回答就会是一声嘲笑的叹息，一阵摇头，一个手指敲桌子的动作：“这就是你做的？”，或者“老是拿这种事来烦我！”，或者“我可没这闲情逸致！”，或者“这对你有什么用？”，或者“这也算是事！”。当然，不能要求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对孩子的每一件小事都抱以热情。问题也并不在这里。问题的症结在于，出于您与孩子截然相反的天性，您始终如一地给孩子带来失望，还有就是，日积月累，这种对立更加尖锐，以至于即使我跟您意见一致时，您也习惯反对我。最终孩子的失望情绪不再是生活中的寻常失望，由于它涉及到一切行为标准的您的人格，所以这种失望情绪触及到了核心。只要您反对或想到您可能会反对，那么我的勇气、决心、信心和种种的乐趣都不能坚持到底；而我做的任何事情都能够估计到您会反对。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思想，同样也适用于人。只要我对一个人表现出点兴趣——由我的本性决定，并非经常发生——您就会对这个人百般责骂、诬蔑、诽谤，丝毫不考虑我的情感，不尊重我的看法。就像犹太演员洛伊那样无辜、天真的人也遭到这样的对待。您并不认识他，却用一种我已经忘记了的方式将他与甲虫相比。在谈到我喜欢的一些人时，您经常脱口而出狗和跳蚤的谚语^①。关于那位演员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曾把您对他所作的评论记录了下来，还写道：“我的父亲这样说我的朋友（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仅仅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如果将来

① 这句谚语是：“谁和狗躺在一起，起来时身上便有了跳蚤。”

他指责我缺乏孝心、忘恩负义的话，我就可以拿这来反驳他。”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您的话和评论让我蒙受了多大的伤害和耻辱，对此您竟麻木不仁，好像对自己的权威毫不知情似的。我承认，我的话也时常伤害您，但我心里总是明白的，这也使我感到痛苦，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没法不说出来，其实说的时候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您却唇枪舌剑，对谁也不留情面，当时不怜惜，过后也不同情，别人在您面前简直毫无招架之力。

而这就是您教育的全部内容。我相信，您有教育家的天才，您的教育方法对一个像您这样类型的人肯定是大有裨益的，他能够理解您话中的合理之处，然后照您的吩咐安安静静地去做。但对于我这样的孩子，您对我大声吼叫的一切都不啻于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也是我评价世界、尤其是评价您的重要标准。可是在这方面您完全是失败的。我小时候主要在吃饭时与您在一起，因此用餐规矩成了您说教的主要内容。凡是端上桌子的食物必须吃光，不可以议论食物的味道——可您自己却经常觉得饭菜不可口，说那是“饲料”，是那“畜生”（女厨师）把它给弄坏了。您特别饿时，或者特别喜爱某个菜时，不管烫不烫您总是狼吞虎咽、吃个精光，所以孩子们也必须快点吃，饭桌上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不时被一些训诫打断：“吃完再说话”，或“快点，快点，快点”，或“你看，我早就吃完了”。骨头不可以咬碎，但您可以。吃醋时不可发出声音，但您可以。关键要把面包切得齐整，而您用一把滴着汤汁的刀切却无所谓。别人必须当心别让饭菜掉在地上，可到头来您的脚底下掉得最多。坐在饭桌旁，别人只能埋头吃饭，而您却可以修指甲、削铅笔、用牙签挖耳朵。父亲，请您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些本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它们之所以压抑我的心灵，是因为您要我遵守的规矩，您，我至高无上的权威，自己却可以不遵守。因此，世界在我眼中就分成了

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必须服从种种专门为我制定的法律，而我不知为什么，从来不能完全符合这些法律的要求。然后就是第二个部分，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那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因命令得不到执行而大发雷霆。最后是第三个部分，其余的人都在那儿幸福地、无拘无束地生活着，不受命令和服从的制约。我进退两难，服从您的命令是耻辱，因为这些命令仅仅是为我制定的；不服从您的命令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能不服从您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不具备您的力量、您的食欲、您的能力。尽管在您看来，您对我的要求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却是我最大的耻辱。这不是孩子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孩子的感觉而已。

倘若把我当时的处境和菲利克斯比较一下，问题也许就更清楚一些了。您对他的态度同我是相似的，甚至对他采用了一种特别可怕的教育方式。如果他吃饭时的举动让您看得不顺眼，您就不光像对我那样说声：“你这个大蠢猪”，还会加上一句：“一个地道的赫尔曼”或者“跟你父亲一模一样”。不过这也许——最多只能说“也许”——对菲利克斯的确无伤大雅，因为对他来说您只不过是个特别重要的外祖父罢了，而不像对我而言是主宰一切的人。另外，菲利克斯生性沉着冷静，现在就已有些男子汉的气概，一声巨吼也许 would 让他受惊，但他绝不会长久地受制于人。最重要的是，他较少与您在一起，也还受着别人的影响。对他来说，您只是个可爱又稀奇的人，他从您这里可以有所选择地接受。对我来说，您可不是稀奇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照单全收。而我也可能表达任何不同意见，因为您根本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论一件您不同意、或仅仅不是由您的意思产生的事情，您专横的性格不允许您这么做。近年来您把这归咎为自己的心绪不安，但我真不知道您是否有过什么时候不是这

样的。说到底,心绪不安不过是您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这种统治的思想掐断了所有由其他想法产生的反驳论点。这话当然不是指责,只不过是一桩确定的事实。比如对奥特拉,您总是说:“简直没办法跟她说话,一开口就冲你暴跳如雷。”但事实是她根本没有恣意发脾气,您把人和事混为一谈了;是事情冲着您暴跳如雷,而您根本不听人家的解释就先入为主地作出决定;要是事后再向您解释,只会更激怒您,绝不会让您信服。后来就听您在说:“爱做什么就去做。你有行动自由,你长大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而这些话是带着一种愤怒的、可怕的、沙哑的弦外之音说出来的,今天我听这语调总算不像小时候那样发抖得厉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孩子独有的那份内疚已部分地被对我们两人的困境的认识所取代了。

我们无法心平气和地交谈,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话都不会说了。本来我也成不了伟大的演说家,但像正常人那样流畅总该可以吧,但是您很早就禁止我说话了,您那句“不许回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一直陪伴着我。只要是牵涉到您的事情,您总是个优秀的演说家,而我学会的是结结巴巴的说话方式,即使这样您还是受不了,所以我干脆就不说话了。起初是出于抗拒心理,后来则是因为我在您面前既不能思考也不会说话了。由于您是我直接的教育者,所以这一点影响到我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您认为我从来没有顺从过您,那可真是一个奇怪的错误。您认为“永远对着干”是我处事的准则并因此对我横加指责,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之相反,倘若我对您少些言听计从,我肯定您会对我满意得多。应该说,您的所有教育措施都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贯彻,我从未逃出过您的约束。以现在的我而言(当然生活基础及其影响除外),我是您的教育和我的服从的产物。尽管如此您还是感到不快,您本能地否认我是

您一手教育长大的产物,原因就是,您的手和我这块料之间是那么格格不入。您说:“不许回嘴!”是想以此压制我身上令您不快的反抗力量,您这句话的力量对我来说太强大了,我太听话了,我完全变成了哑巴,我避开您。只有在您离我很远,您的威力鞭长莫及的时候,我才敢动弹一下。而您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又会觉得一切都在“反”您,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孱弱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罢了。

您那卓有成效、至少在我身上从未失灵的教育手段不外是:责骂、威胁、讥讽、冷笑以及——说来奇怪——自责。

您是否直接用骂人的字眼骂过我,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然这样也没有必要,您有的是办法。再说,在家里的谈话中,尤其在商店里,您骂人的话不绝于耳,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作为一个小男孩,我有时几乎晕厥,并且没有理由不把这些话同自己联系起来,因为您骂的人肯定不比我坏,您对他们的不满肯定不会超过对我的不满。这里又体现了您那谜一般的纯洁无辜和不可侵犯的气质,您骂起人来没有顾忌,而您却谴责别人骂人的行为。

您用威肋助长骂人的气势,我早已领教过个中滋味。譬如“我要把你像条鱼一样撕碎”,尽管我知道并不会真的发生(儿时的我当然不知道这一点),但还是令我毛骨悚然。不过,这倒是与我对您威力的想象大致吻合,我认为您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您吼叫着围着桌子跑,要抓某个人的情景,也让人害怕,很明显您并不想抓住谁,却假装那个样子,而母亲最终做出救他的样子来。在孩子的心目中,由于您的慈悲才又一次得以活命,并作为无功受赏的您给的第二生命而继续下去。这里还包括因不服从而引起的威胁。如果我着手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您就会威胁说这事一定失败,而我对您的意见一向敬畏,以致失败就成了无